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殺子報
第十八回 審姦情熬刑抵賴 傳對質招供申詳

荊知州退堂入內，怒氣衝衝，走來走去，只管轉念。柳青溪正與喬幕賓閒話，看見荊公模樣，便道：「此事不難，只要請錢正林先生來衙，問明細蘊，審問之時，便有了頭緒。不知公意如何？」荊知州點首道：「柳兄之言有道理。」便喚長隨去請。少頃，錢正林來到州衙，行禮坐定。荊知州道：「納雲和尚刁滑非常，施用夾棍在刑，不肯招供。我想今日不及，明日升坐大堂，提出徐氏對審，看他怎生狡賴？因請錢史來敝衙一談，諒必錢兄知道始末根由。」錢正林道：「明天對審起來，倘若他們不肯招供，公祖出簽調她女兒來問，便有活口作證，則不難定案了。」荊知州一聽，如夢初醒。錢正林隨即辭去。次日清晨，荊知州吩咐傳點升堂。眾衙人等，兩行站班，即將徐氏帶上堂來，跪在案前。荊知州拍案喝道：「招也不招？」

徐氏道：「小婦人自丈夫故世後，含苦茹辛，貞心守節，哪裡曉得什麼納雲不納雲？」荊知州怒道：「將納雲和尚帶上。」

少停押解納雲上堂。荊知州喝道：「你與王徐氏通姦，快快招來，免受刑法！」納雲連聲喊冤枉，道：「大老爺明鏡高懸，和尚是冤枉啊！我佛門弟子，唸經為本，哪裡曉得徐氏寡婦？」

荊知州道：「你看一旁跪的是誰？」納雲道：「人家女子，僧人如何認得？」

荊知州大怒道：「一味油嘴，看來棍伺候。」納雲急叫道：「大老爺，不必用刑，和尚招了。」荊知州道：「到底徐氏認得不認得？」納雲應聲道：「認得認得的，因在她家念七經，請了僧人十名，都是誠心念佛，念過七經歸廟。姦情委實沒有。」

荊知州看他不肯招認，即喚朱高、許文兩個公差，到王家去提金定。無多片刻，已將金定小姑娘帶上堂來。荊知州手指納雲問道：「這個和尚，他叫什麼名字？他可曾到你家裡來過？你不必害怕，好好對我說來！」這時堂上肅靜無聲，金定小姑娘不慌不忙的回答道：「這個和尚，我認得的，他的名字，就叫納云。我母親常叫我到他廟裡去叫他的。」荊知州道：「你家母親叫他來做甚？」金定回道：「他來了，就到我母親房裡，不知做甚。」荊知州又問道：「你家兄弟王有仁，為了什麼事，你母親要殺他呢？」

金定一聽兄弟兩個字，登時萬分苦楚，兩淚交流，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。荊知州道：「你不用啼哭，從實說來，好代你兄弟伸冤！」金定這才拭乾了淚，說道：「一日兄弟放學回家，他看見了這和尚，說將和尚趕出。到了明日，買了香燭到天齊廟，與那和尚評理。他對和尚說，你下次再敢到我家去，我要與你當官告狀。不料這和尚仍到我家裡來。我母親說，不要怕這小畜生。那和尚再三稱不敢，倘若被我師父知曉，必要趕出廟門，倒不如與你分別，免了將來是非。我母親一聽這話，怒上心頭，對和尚說，你怕這小畜生怎的，我來將他殺掉了，就與你拔去眼中釘，我和你天長地久。我母親從此生下毒計，要殺兄弟。我就趕到書房送信，叮囑我兄弟不要回家。不料先生不信，就對官保說，待我送你回家。官保無奈，只好由先生陪了回家。我母親故意笑容可掬，先生看見這般光景，也就放心回去。不料到了半夜，我和兄弟已睡，母親手拿廚刀進來，將兄弟一把揪住，咔嚓一聲，血淋淋人頭落地。我娘親將油缸拿出，又將屍骨分成七塊，一塊一塊藏在油缸內。那時我嚇得三魂出竅，不敢作聲。母親提了一桶水，衝洗乾淨血漬，叮嚀我不許聲張。」說罷號啕大哭。

荊知州聽他供畢，咬牙切齒，頓足搖頭，將公案一拍，高聲罵道：「你這個惡禿驢，還不招認麼？」納雲一想：「事已如此，無可奈何，只好招認了罷。」便跪上半步，叫一聲道：「大老爺聽稟，和尚一時糊塗，犯了清規，與徐氏私下通姦。一日卻被有仁看見了，和尚不敢上門。後來徐氏要殺親生兒子，和尚實不知情。」納雲畫了供。又將徐氏帶上。徐氏道：「大老爺開恩，小婦人情願從實招供。自從丈夫亡故，我與納雲結識，山盟海誓，誰知我兒將和尚趕出。一時氣惱，我將兒殺死，和尚是不知情的。求大老爺筆下超生。」徐氏當堂也畫了供。

荊知州吩咐將納雲和徐氏二人，在禁牌上標了名字，分別送入監牢收禁。

荊知州再請錢先生。錢正林走上堂來。荊知州道：「納雲、徐氏俱已招了實供，即日通詳問罪。但有一事要與兄台商酌，未知兄台尊意如何？」錢正林道：「不知公祖有何見教？」荊知州道：「請問兄台有幾位令郎？」錢正林道：「長子名叫錢雲。」荊知州道：「如今王世成房屋店舖，俱已發封，付於足下收管，金定無人照顧，本州作媒，配與錢云為妻，幸勿推卻。」

錢正林為人耿直，不得已應允道：「既蒙公祖美意，敢不遵命，生員暫為收管。待金定成婚之後，得能生下子息，當分一子與王氏接續香煙，那時王家產業，仍歸王氏收回便了。」

荊知州聽了正林之意，倍加敬重。當時堂事審畢，荊知州吩咐退堂，與錢正林同到內堂，坐談半晌，隨即喚了一乘小轎，將金定抬到錢家。金定年紀雖小，倒也十分聰慧，一到錢家，便拜見翁姑。錢正林先到王家，將應辦的事，一一辦好；又將王有仁屍首，買棺成殮，葬在王氏祖塋，執管王氏房屋店舖。

次日，錢正林的妻子李氏，對錢正林說道：「今日我有一句言語，要與你說。徐氏大娘今在監中受苦，這也是自作自受，怨不得人。只是媳婦朝啼暮哭，捨不得母女之情，我想後天買點食物與媳婦，到監中探望她的母親，才是正理。還有一件事情，王家房屋，據知州大老爺說，將房屋變賣，倘若變賣起來，務必留下一間，將他父子兩個靈位設立其中，以便後來有一個祭祀之地。」錢正林點頭稱善。